

高覺敷著

心理學語文集

民鐸叢書之二

高覺敷著

民 鐸叢書

第

心 理 學 論 文 集

種

書

商務印書館發行

Min-toh Monthly Series

ESSAYS OF PSYCHOLOGY

By

KAO CHIO FU

1st ed., Dec., 1926

Price; \$1.5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民譯叢書  
第一種 心理學論文集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元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高覺敷

印 刷 行 者 商 務 印 書 館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山 路

濟 南 天 津 保 定 泰 天

蘭 莺 太 原 開 封 四 安 吉 林

安 庆 菊 湖

長 沙 潮 州 成 都 九 江 南 京 龍 江

福 州 常 德 衡 州

貴 阜 張 家 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 自序

我本來最討厭文存，文鈔，論叢，論文集等等。述而不作的文章大可不必集爲論叢以重勞手民。只是環顧國內，出版界關於心理學的書籍非常缺乏。教科書可用的很少，參考書則更寥寥。在學校內任教心理學，學生若問心理學參考書有幾部可看，則盡就所知也不能舉出五部以上。在此鬧書荒的中國，我這部書似乎也有付印的必要。因此承石岑先生的敦促，遂把這幾年來所作的關於心理學的文字集爲一冊而名之曰心理學論文集。其他論文如在改造發表的惠斯曼（原作外斯蠻）的生殖質論，教育雜誌所發表的生物學與教育，實行道爾頓制所應注意之點，生機主義與機械主義的教育及雜文等則棄而不錄。心理學的文字也還有三篇未能收入，如在教誌發表的本能與兒童心理學，東方雜誌所發表的完形派心理學與行爲主義，一般內所發表的所謂獸性問題。但除此三篇外，我所有

的關於心理學的文字可算盡收羅於此了。

這些文字若照原來發表時期的先後而定次序，則應排列如下：

介紹德列威之人之本能，

新心理學與教育，

心體平行論與心體交感論，

心理學的對象與方法，

墨獨孤的靈魂論及其批評，

所謂意志動作的分析，

青年心理與教育，

社會心理學概說。

(至於心之分析的起源與發展，因為是一篇譯稿，其發表的時期的先後便沒有  
指明的必要了。) 介紹德列威之人之本能一文前曾載學燈，原稿遺失，到近日纔

找到，所以只得放在附錄內。若照上述的次序讀我的文字，或可推知我的思想的變遷。我最初以爲現代心理學者之最可令人折服的，當推英之墨獨孤。所以我對於他的著作如社會心理學導言，心與體，心理學，行爲的研究等書都樂讀而不厭。（他的心理學概要在我仰慕他的時候，可還沒有出版。）心體平行論與心體交感論及墨獨孤的靈魂論及其批評一文，實爲讀墨獨孤的結果。至由介紹德列威之人之本能一文，更足見我那時是傾向於內省派的。可是就在喜讀墨獨孤的時候，已覺得他的立腳點太空。心理學既已脫離哲學而獨立，便應該追上自然科學以自躋於科學之列。可是心理學的困難實在比旁的科學更難解決。「人是什麼？」這一個基本問題若沒有滿意的答案，則心理學這一座大房子總算還建築在泥沙之上，隨時可以被風吹倒的。所以我以爲對於心理學沒有深沉的研究之前，最好對於各派之爭暫抱中立的態度，恐怕一有成見，便不免黨同伐異而不能自拔。心體平行論與心體交感論之所以沒有斬釘截鐵的結論，也就是這個緣故。可是併

徊猶豫最足使精神有不安之感。『人是什麼？』的解決恐怕還在最遠的將來，難道終吾生而徘徊而懷疑嗎？有意見便表示也是人生快事，表示後如果仍不失其虛心的態度，則也未必遽黨同而伐異。因此我於心理學的對象與方法內遂表示其對於行為主義的信仰了。近來作完形派心理學與行為主義，且堅決地為行為主義辨護。這是個人思想方面的變遷，因便帶述於此以為序。

承石岑先生的敦促，此書纔能早日出版，敬於此表示感謝之意。

一九二六年九月

# 心理學論文集目次

心理學的對象與方法	一
社會心理學概說	四九
青年心理與教育	一三五
新心理學與教育	一六二
心體平行論與心體交感論	一八一
所謂意志動作的分析	二二二
介紹墨獨孤的靈魂論	一三五
心之分析的起源與發展	二三九
附錄	

介紹德列威

目 次

# 心理學論文集

## 心理學的對象與方法

—

就語根而言，psychology 本爲希臘字，意即靈魂的研究。由初民看起來，身體之所以能作種種動作，都由於靈魂的指使。靈魂附體時人便清醒，離體時人便睡覺，靈魂若一去而不復返，身體也便不再有生氣了。那麼靈魂到底是什麼？最古的見解以爲是一種極細微精緻的物體，充佈於身體的各部，但靈魂的本身實爲獨立的個體，可和體合，可和體離，身體既死，靈魂卻依然存在，可隱可現，現則爲和身體相似的氣體。即在生時，這魂靈（ghost soul）也可以和體暫離，睡眠和昏厥之故，即由於此。到柏拉圖（Plato）手裏，這種粗陋的靈魂論便經一度的改革。他以

爲靈魂和物質絕不相同，不是器官所能感覺的，只可用理知懸想而得的。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出來，纔完全放棄舊說，以爲靈魂只是生活功能的總和。有生之物有種種功能爲無生之物所缺乏的：這種種功能合起來稱爲靈魂比較地便利些。至於這些功能是否受一種另一實體的支配？或者這另一實體是否可以離體獨立？亞里斯多德則統都存而不論。

到了中古時，學者都以爲靈魂是一種非物體的東西，可離身體而行使種種功能。這種見解遂養成中古時重靈輕肉的風尚，學者也離開身體的功能而專談心靈較高尚的理知的功能了。

十七世紀時，迪更兒 (Descartes) 以爲人和動物，就身體的構造言，無異於其他物質，實皆不過爲極其複雜的機器；他們的工作都可用那些解釋其他機器的法則來解釋。但是當時宗教的權威太大，若說人是沒有心靈的機器，則不免和基督教義相抵觸，而且意志作用對於身體動作的應響也是不可諱的事實，所以迪

氏只得說人和動物稍異，人有靈魂以支配各種高等的心作用如思想，和有意動作等。但是繼迪氏之後的學者可就不以此爲滿意了。自然科學已有長足的進步，更足以堅固機械律萬能的信仰。動物既然是複雜的機器，人就不可以當作一種尤其複雜的機器嗎？這麼一來，遂造成十八世紀的唯物主義。到康德（Kant）時，風尚又一變。他以爲自然界內一切現象不過是一種實體的表現，我們對於這實體的概念那就視吾心的組織如何以爲定。舉凡自然界的各種法則如因果律，機械律等，統不過是表示吾心的性質的法則。心的本體非直接經驗所可知，但是心作用的現象卻爲衆所共曉的事實。我們雖不能用科學的方法以證明或描寫靈魂的存在，但是反心內省實不得不承認靈魂是一種不朽的，起感覺的東西。

以上所述的靈魂論雖極簡單，但頗足見心理學到近代就不能再下定義爲靈魂的研究了。因爲靈魂到底是什麼，極難索解，歷來學者對於靈魂的解釋大半都難免有杳渺而不可捉摸之譏。心理學若自認爲一種科學，可就不能以這空空

洞洞的靈魂作研究的對象了。於是近代心理學者多以心理學爲研究心的科學。其實心的本體是什麼，也不在直接經驗的範圍之內，所可知的，所可作爲研究的材料的，還是心所表現出來的各種現象，簡言之，就是意識的狀態或程序。到了福魯特 (Freud) 手裏，心理學的範圍便大加擴充。他除意識外並研究潛意識；其實福魯特派的心理學可以說以潛意識爲研究的對象。和這兩派極端相反的爲行爲派的心理學。這派的始祖爲鷗遜 (Watson)，他們屏除一切關於心的觀念，而專着眼在行爲的研究。

心理學所研究的對象既變，則所用的研究法當然也跟着改變。譬如以意識爲研究的對象便離不了內省法，反之屏棄心靈而研究行爲，內省法當然失了原來的位置。

這篇文章想討論上述三派心理學，即普通心理學或舊心理學，福魯特派心理學或新心理學，和行爲派的心理學的對象和研究法。其實若用對象爲標準而

分類，則心理學原可分社會心理學，動物心理學，兒童心理學等；這種種心理學的支派，也須有相當的討論。但是那麼討論起來，就未免太佔篇幅，所以只得從略。還有一層，兒童心理學，動物心理學，社會心理學就對象言，原和普通心理學有別，但就方法言，實沒有多大的差異。所以本篇的縮小範圍也不無相當的理由。

## 二

舊心理學的對象爲意識：這句話或者可以引起讀者的疑問。因爲舊心理學有時也研究人們的行爲和潛意識。譬如墨獨孤（W. McDougall）的那部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出版的心理學以行爲的研究標名；斯透特（G. F. Stout）的那部 *Manual of Psychology* 也曾討論潛意識。但若仔細研究起來，便可以知道舊心理學本側重意識的研究，雖有時研究行爲，卻和行爲派的研究行爲有別。舊心理學原有時論及潛意識，然其所謂潛意識和福魯特派之所謂潛意識的涵義

經不相同。請申論如下：

舊心理學者無論其主張心體平行論或心體交感論，但總承認心的存在。他們以爲心的本體是什麼，原不在直接經驗的範圍以內，但心所表現出來的種種現象，如知覺、想像、記憶、情緒、思考、有意動作等，都可以直接經驗而不容我們否認的。這種種心作用的總和名爲心，心所表現出來的現象名爲意識的狀態或意識的秩序。意識只有自身可以經驗，他人的意識我便不能經驗，所以意識是主觀的，以別於客觀的行爲。

假使有人正在觀魚，人爲觀的主體，魚爲觀的客體，人和魚所以能發生關係就因爲主體有觀的動作。由此說來，此地便有三種可以互相區別的觀點了：主體，客體和觀的動作。觀魚的人所注意的爲客體的魚，至於自身如何，觀的動作又如何，則統不在注意的範圍之內。簡單說一句：他的觀點爲客觀的而非主觀的。假使又有一位心理學者來觀察這位觀魚者的行爲，那心理學者的觀點可就不同了。

他所要觀察的不在客體的魚而在那主體的人和觀的動作。簡單說一句，心理學者的觀點爲主觀的而非客觀的。舊心理學以爲主觀就是心理學者的特點。但是那觀魚的人也可由客觀的而變爲主觀的。假使有位朋友來問他在作什麼？他反應一聲正在觀魚。這麼一來，他就不僅注意客體的魚，且並注意主體的我和觀的動作了。

舊心理學雖純以主觀的我爲研究的對象，但舍客觀的物又何以見主觀的我？譬如說到注意和想像，也決須說到所注意的是什麼，所想像的是什麼。所以客觀的物也不得不成心理學附帶研究的對象。雖然她的目的還在主觀，其所以要討論客體的物，不過要便於懂得主觀的我。

這主觀的我，其實就是心理學之所謂意識。但是我只可直接經驗我自己的意識，關於他人或動物的意識可就只能推想而知了。推想究竟用什麼作根據呢？就用自己的意識和他人或動物的行爲。譬如那立在池畔的人，我不知道他的意識

有怎樣的程序，但是由他的行爲看起來，並參考自己在相同情形之下應當有何種意識，於是便可推想他正在觀魚了。此處所要注意的就是舊心理學之所謂行為和行為派之所謂行為，名雖同而義實大異，行為派心理學的信條為機械主義，所以解釋行為純用機械律；舊心理學者之中雖不乏機械主義的信徒，然大多數都採用目的觀以釋人和動物的行為。他們以為無生之物的運動和有生之物的運動有極顯著的區別。假使以磁鐵近鐵末到一定的距離，鐵末便紛紛的黏住磁鐵。這種現象名為吸引。現在若試置紙片於磁鐵及鐵末之間，鐵末決不能繞片而過，卻隔著紙片而黏住磁鐵。這是無生之物的運動，若比以有生之物的行為，那就不可同日而語了。姑以人為例罷。譬如甲男和乙女互相愛悅，也猶磁鐵之於鐵末。假使甲和乙決欲一會而甲乙之間卻有一層厚牆作他們的障礙，甲決想種種方法，或踰牆，或穴隙，以便和乙相見，可決不至於蠢若鐵末行隔牆接吻的禮。這可見人的行為和鐵末不同了。至於這不同的原因果在那裏？舊心理學以為就因為人

不像鐵末的純粹爲機械律所支配，他的行爲是有意識作用作指導的。他有自決的能力，假使有一個目的，他便用盡心力以達到那目的。這種能力在下等動物中就稍微有些痕跡了。譬如指寧斯（Jennings）解釋喇叭蟲的行爲，以爲不得不假定喇叭蟲也有具體而微的意志作用。動物越高，這種意志作用或意識的存在也越加顯著；至於人則更不必說了。所以解釋人的行爲不得用筋肉的收縮或物理化學的法則便算了事，還須用主觀的意識或意志作用纔算完備。這是舊心理學的特點，和行爲派心理學之解釋行爲實佔極端相反的地位。

舊心理學之研究行爲若有別於行爲派，舊心理學之所謂潛意識也大異於新心理學。新心理學以爲人既由下等動物進化而來，人的心的組織當然有許多動物祖先所遺留下來的成分。這些成分便組成潛意識的基本內容。人當幼少時總不免有種種不能達到的慾望，這些慾望也混跡於潛意識之內。少壯時無論何人總未免間或有非分的妄想。這些妄想若和自己的身分不符，或和社會的道德